

最年轻两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获得者

霍艳七年

催生最思凉的文字
沉寂最丰盛的青春



地丁铁

那是一列载动岁月的地下铁，
而她，是唯一一个无所事事的乘客……

Subway 霍艳·著

地下铁

Subway 霍艳·著

© 霍 艳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下铁/霍艳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 3

ISBN 978-7-80759-704-9

I. 地… II. 霍…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122 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0mm × 204mm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5

出版时间: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装帧设计: 余一梅

ISBN 978-7-80759-704-9

定 价: 22.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 - 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像是那昨天(新版序言)

距离我真正完成第一篇小说《等等等等》，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依稀记得当年的自己，穿着肥大的红白相间的校服，趴在桌子上用签字笔一笔一划地构造着另一个世界，我保存着《地下铁》和《生如夏花》两本书的大部分手稿，有些工工整整地写在了卡通本子上，有些潦草地写在了 A4 复印纸上，我总是通过耗费纸张的数量来计算文字量，我蜷缩在一起的字写满四页 A4 纸就是五千个字数，但那个时候没有人会限制我的字数，也没有人告诉我千字多少钱，所以我拼命地抒发一种情绪，哪怕洋洋洒洒的是满篇的废话。

十三四岁的光景，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写作，没有人告诉我写作这条道路有多艰辛。

而这些问题我在七年后回答了无数次，我为什么写作，写作给我带来了什么，我是否还要继续写作。

渐渐地,那些回答变成了公式和套路。

渐渐地,我在写作上花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

渐渐地,那个执著地和文字分享秘密的女孩模糊不清了。

我总是试图提醒自己记得 14 岁那年发生的事情。

趁着大扫除的周二下午,我在新华书店抄下了一个又一个出版社的电话,在课间或者午休的时候跑到办公室和传达室,在周围人的白眼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相同的话:我叫霍艳,我刚刚获得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我想出版自己的书,您能抽空看看我的稿子吗?

那些若干年后不厌其烦打电话给我想出版我作品的编辑们,恐怕不会记得,当年他们是多么残忍地拒绝了我。

"对不起,我们不接受自由来稿。"

"对不起,我们不出版非名家的书。"

"对不起,你还联系其他社看看吧。"

泼下的一盆盆凉水,浇不灭我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我用更加勤奋的写作来证明总有一天会出现奇迹。

直到有一天,终于有一家图书公司肯接受我的作品,我每周绕过大半个北京城和他们反复确认出版的每个细节,连签约都要带着父亲一起。3 个月后那沓厚厚的稿纸变成了飘着油墨香的出版物,它们的名字就叫做《地下铁》。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有自己的海报。

第一次去外地签名售书。

第一次赚到数以万计的钱。

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那些如今司空见惯甚至被我频频拒绝的活动,当时看起来是那么地新奇,初次面对繁芜丛杂的世界,我显得手足无措,毫无准备地就被推到了前面。只是现在,我比这个世界还要混乱。

7 年时间,我变换了无数种身份:学生、作家、记者、编剧、策划。

我眼睁睁地看着穿肥大校服,戴近视眼镜,固执地把双肩包背到左肩,怀揣着巨大梦想的女孩蜕变成精致妆容,喷玫瑰香水,拎着一个小小的名牌包的女人,满足于小小的幸福。

7年来我不断有出版物面世,由于不肯而不是不会经营自己始终无法大红大紫,但却保持了稳定的销量,读者也从80年代蔓延到90年代。我在写下这篇胡言乱语时,总是顺手翻起那些打着新概念、80后旗帜的合集,几年前我对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里嗤之以鼻,而如今我发现书上90%的名字都消失不见了,同时代出道的作家们经历了04年的虚假繁荣和05年的残酷淘汰后,坚持写作的寥寥无几。已不再是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的年代,能够出版就是一种奢侈。还坚持写作的人纷纷聚集到了北京,觥筹交错间唏嘘年华易逝。

我是一个知足的人,也是一个懒惰的人。

所以一面感激不断给予我机会的人,一面浪费这些机会。

重新说回《地下铁》这本书,很久很久不敢去翻看书里的文字,不论是04年文字的极尽奢华,还是08年的风格调侃,我总是觉得第一本书里的文字太过幼稚,情绪的一味抒发使它并不具备什么文学性,歌词的反复出现又使得文字过于粗糙。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那一段时光的描绘是我所有书里最为真诚的,也因为这本书的文字多是随笔性质,小说并不占到最为重要的比重,所以从深入一个写作者内心角度来看,这本书更加贴近我生活的真实情境。在再版的过程中,我逐一对篇目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去除了一些我实在看不下去的文章,取而代之的是我近些年断断续续的一些随笔,除了第一本书和杂志的专栏外,我再也没有机会把这些随笔公之于众,而出一本随笔集看来也是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唯一的机会了。

和2002年那版《地下铁》序言的结尾类似的是,现在的我又重新捡起书本挑起夜灯准备明年1月到来的研究生考试,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我都有些孤注一掷的意味,但是研究生考试却始终让我紧张不起来,更像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而我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在北方最寒冷的

冬天踏上南方那片春暖花开的土地。

写下这篇简短的、毫不煽情的序言时，我反反复复地在听一首歌——《爱像是昨天》，现在连音乐在我生命中的比重也减少了很多，有一天一个编辑给我发来了很多摇滚音乐，我才发现我很久没有听过那么坚硬的旋律了，好陌生。

但是这首摇滚风格的歌曲，却和我现在的心情十分吻合，请允许我不厌其烦地推荐给你们，歌词里有我想说却没说出来的全部。

赶在夜幕吞噬前的一瞬间 记忆点燃一支烟
点燃一支烟
想想最后谁还会在谁身边
会是谁谁谁
还会不会
那些爱过的人 伤过的人 哭过的人 恨过的人
在哪里
一路上还有多少雨水泪水等我去回忆
有时世界仿佛只剩一半
有些骄傲随着时间溜走被冲淡
有人站在旷野独自呼喊
有些忧伤不知何时会消散
有人站在心里停滞不前
有人站在原地等着一切再出现
是我的爱情
自我欺骗
像是昨天
像是那昨天
是否 曾和某人在某个时间
牵着手幻想明天

谁也不改变
对着天空说一定要爱很远
到现在是谁忘了当初的勇敢
那些爱过的人 伤过的人 哭过的人 恨过的人
在哪里
一路上还有多少雨水泪水等我去回忆
有时世界仿佛只剩一半
有些骄傲随着时间溜走被冲淡
有人站在旷野独自呼喊
有些忧伤不知何时会消散
有人站在心里停滞不前
有人站在原地等着一切再出现
是我的爱情
自我欺骗
像是昨天
像是那昨天
有人站在旷野独自呼喊
有些忧伤不知何时会消散
有人站在心里停滞不前
有人站在原地等着一切再出现
是我的爱情
自我欺骗
像是昨天
像是那昨天

14 岁在尖叫(原版序言)

——谨以此文献给我已经逝去的 14 岁

1987.6.29 我以中国公民的身份诞生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至今不后悔。

2001.6.29 我 14 岁,开始计划写书。

2002.6.29 我 15 岁,整整一年的凌乱文字终于被结集出版,我叫它们“地下铁”。

现在,2002.5.5 23:34,我为自己的文集写序,我是很喜欢读序的孩子,甚至胜过了对书内容的重视。往往只有自序才能体现出作者要表达的全部,像一场一对一的倾诉。而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卸下面具,以最自然的状态开始我们之间这场潜在的倾诉。

16 楼的病孩子

“我们病了,寄居在腐烂且安逸的城市,彼此孤独,却心心相印。我

们由于聪明而变得狡猾、由于狡猾而缺乏勇气、由于缺乏勇气而畏缩。”

我想我就是那个病孩子，从肉体到骨骼到血液逐渐开始腐烂。

我住在一幢公寓的16层。我曾无数次地打开窗户，双手紧握住栏杆，头一点点地向下张望，有生命没生命的个体刹那间变得如此渺小，微风轻轻吹拂着我的脸颊，舞动着我乌黑的长发，瞬间缺氧的感觉悄悄在此刻降临，心中的恐怖无与伦比。

总有一天我会跳下去，我说。

母亲听到这句话时，瞳孔中流露出了无限的恐慌，我是那种言出必行的孩子，说过的话一定要变成现实，无论付出任何代价，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只是，我是这个女人唯一的幸福与希望，从我诞生起，她的职责就是让我健康成长，而不是纵身一跃，留下无尽苍凉，这将使母亲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于是我说，从16层跳下去一定会死得很惨，而我却要死得平静，不留下一丁点儿疼痛。

母亲松了一口气，好像这辈子我都不会离开她一样。

只是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起码用蓝色魅力服下整瓶安眠药也是一种选择，冷雪用过，符合我提出的全部条件。

或是被自己爱或爱自己的人杀死，一瞬的疼痛却能留下看似永恒的笑容。

很多人在看过我的文字后，无法相信这是出自一个14岁孩子之手。

于是我对他们微笑，这就是我期望的目标，试图用自己的文字腐蚀那些自以为是的成人思想，他们愚蠢的想法太根深蒂固。

一直期待有人真的了解我，把我当做孩子看待，可是等他们真正出现了，我却沉默无语。

一草说你是个太过纯粹的孩子，幼稚而单纯。

四维说你太小了，小到我都无法说你错。

我鼻子很酸，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有泪滴落下来，不知是因为真正有人读懂自己而欢欣鼓舞，还是被人毫不留情地揭下面具而心有不甘。

我的文字、容貌、声音都只是一种假象，你会不由自主地以为我比较成熟，甚至羡慕、嫉妒我驾驭文字的能力，我也曾试图维持这种假象，生怕别人锐利的目光把我洞穿。

只是骗过全世界又能如何，在残缺的成人世界，我那些引以为荣的优势荡然无存，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又有什么资本让人羡慕、嫉妒呢？

于是我又做回了纯粹的孩子，不再介意别人对我真实年龄的不断追问，轻轻地用指尖敲击键盘打出了“14”这个数字，幻想屏幕背后一张张诧异的面孔，然后欣慰地微笑。

我说我是病孩子是有原因的。

我从小生活在不安中，不能很好地信任别人，也不能相信自己。在生活中，我难以摆脱对他人的怀疑，总认为接近我的人都试图要利用我或伤害我。所以，我只会和看起来能被我控制的人做朋友。我的朋友经常为我定的许多无理规则而懊恼，这些规则其实是我内心保留的一些古怪禁忌。禁忌就是最陌生的距离，我们难以达到水乳交融的亲密境界。

我有时会很讨厌世俗的纷扰，独自坐在属于自己的角落望着天花板发呆，一言不发。语言对我来说是如此苍白无力，仿佛再多说一句整个人就会瓦解，喉咙会变得沙哑、步伐会变得沉重、面容会变得苍老。有人说，一个人说话是有限度的，小时候说多了，长大就说得少了，我对此深信不疑。

只是我又如此害怕寂寞，生怕全世界将我遗忘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让一些令人恐惧的文字和一台不断发光的电脑陪伴我，那种感觉我曾不止一次尝试过。我又开始不断跟别人说话，每日高额的话费都要由我一个人承担，我宁愿放弃满身名牌，也不愿寂寞将我吞噬。我开始试图跟原本并不熟知的人交谈，安安静静听完对方叙述，再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阐述出来，无论男女、老人，统统一起将这场倾诉继续下去。

终于他们惊奇地说，原来你是这么健谈的人。

我不断微笑,不予回答。

我不是低调的人,同样也不喜欢太过张扬。

人太过低调反而容易让人误会,一言不发的结果不是让别人以为你好欺负,就是对你的沉默产生恐惧,反正就是很深很深的误会。而我恰恰是懒得事后消除误会,不如现在有什么都讲出来,让别人简洁明了地读懂我的想法。

张扬让我厌恶,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也要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生怕被世人遗忘,偏偏这种人让我遇到太多,他们总是试图跟我炫耀什么,殊不知他们的幼稚让我心痛。

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批评我的狂妄,甚至不认识我的人,往往一听到我的名字,首先反应出来的是:噢,就是那个特狂的女孩。

我从来只承认我太过骄傲,而不是狂妄。

骄傲不是罪。

这只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将自己身上的刺一根一根竖起来,伪装得愤世嫉俗,不食人间烟火,只是为了让人远离,不敢触碰,其实心里柔软的角落也经不起触碰,从出生那日起就布满的水纹随时有破碎的危险。

过早与社会的接触让我充满棱角,颇强的独立精神让我逐渐失去沟通的能力,不知该如何继续别人的话题,只能做到敷衍与逃避,于是狂妄代替骄傲成为我的代名词。

开始我还试图争辩,纠正他们的错误。

无能为力后终于疲惫地摆摆手,让他们说去吧!

这是一个14岁女孩唯一能做的。往往放弃解释才是对流言最好的粉碎。

开往春天的地铁

我喜欢坐地铁,疯狂地喜欢。

在上海,我在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东张西望,偶尔伸着脖子看看黝黑的铁轨,试图找出卧轨者残留的血腥味。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选择是从 16 层纵身坠下还是把双脚放在铁路分岔口,头枕在交汇处的铁轨上,等火车或地铁鸣着笛轧过来,一边被带到上海,一边被带到北京。两座同样令我欣喜若狂的城市。我犹豫不决。

我用一张车票,反反复复地乘坐。没有目的地,不考虑地铁会将我带到何处,只因我如此信任它,知道它会帮我找到回家的路。

后来才发现,自己喜欢的是漫无目的地游走在深邃的地道或者在拥挤的人群中迷失了自己的感觉。

仅此而已。

远离危机四伏、阴险狡诈的城市,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忘却俗世纷扰,定是无比舒心惬意。

再没有虚伪的嘴脸,强颜的欢笑,每个人的表情都异常冷漠,目光游离,彼此失去了互相防备的必要,这种必要在很长一段日子里让我看不到希望。

你看见一个穿旧牛仔裤,不施脂粉,头发凌乱的女子,猜想这会不会是那个比烟花还寂寞的安妮宝贝。

你邂逅一个穿棉布衬衫、灯芯绒裤子,左耳有一枚精致的银耳环的男子,你会不会想到他可能就是 you 前世爱人的转世,地铁里的相遇,只是为了让你们继续那段孽缘。

地铁站口,一个表情漠然、专注于大提琴演奏的少女。当你往她的渔夫帽里放进一张纸币时,可曾想到那个女孩就是我,那把大提琴陪伴了我 8 年。

一路上有人坐在地铁张望擦身而过的广告

有人怕错过每段躲不过的新闻报道

一路上有人能白头到老有人失去青春年少

有人在回忆中微笑也有人为了明天而烦恼

一路上有人太早看透生命的线条命运的玄妙
有人太晚觉悟冥冥中该来则来无处可逃
一路上有人盼望缘分却不相信缘分的必要
一路上那青春小鸟掉下长不回的羽毛

上海、北京，开往春天的地铁，你我邂逅。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我现在不快乐，我也很少快乐。

快乐和幸福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奢求，我甚至不被允许与它们接近，仿佛随时都有玷污彼此的可能。

14岁的时候，我唯一学会了微笑，我不再怒发冲冠地看着对方，不再愤世嫉俗地看待这个世界，它再不完美，也是我的选择，做不到“无怨”，却勉强可以“无悔”。他们开始以为我很快乐了，起码有笑容可以证明。可是谁又读懂我笑容背后的牵强与无奈呢，谁又曾想到我独自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结果却是笑比哭还难看呢！

我的忧伤是嵌在心里的，没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读懂它或者跟我一起在明媚的阳光下忧伤。我总是期待甚至强迫自己哭泣，一个人抱着腿坐在床上，酷酷的耳机里反复传来王菲的《笑忘书》。

来呀来 从此以后 不要犯同一个错误
将这样的感触 写一封情书 送给我自己
感动得要哭 很久没哭 不失为天大的幸福
就将这一份礼物 这一封情书 给自己祝福
可以不在乎 才能对别人在乎

难以掩饰的一抹淡淡的哀怨和忧伤确实爬上我眉梢，嘴角抽动几

下后也跟着轻轻哼唱,却总也达不到泪流满面的目的,自己毕竟不是那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体会不到昔日爱人不知所踪后的伤痛,更没给谁写过一封真正意义上的情书,尽管写那些肉麻的情话对我来说并不困难。

于是不哭,冷眼旁观地看着别人泪流满面。

我的电脑被一种不知名的病毒感染,40 篇文章、30 首 MP3、10 余张珍贵的照片在同一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让我怀疑它们究竟在我电脑里存在过没有。虽然网络里留有大部分作品,但毕竟与无数个日日夜夜亲手敲打出来的文字说再见,心中充满无限依恋与遗憾,仿佛它们从此不再属于我了。

它们也许在愉快地歌唱:“是真的我要透明了,漂浮在人群中,想飞,没错”。

可是我真的没虐待过它们,像对孩子一样哺育它们。从无头的胡言乱语到飘忽不定的诡迷,甚至我的文字可以带给他人以安慰。它们真狠得下心让我一无所有吗?

论坛上有个挑衅的帖子,主要攻击的对象是我。

其实从正式成为写手的那天起就有人不断批评我,从对于文字的把握方向到我正常的身心发展,告诫我女孩不要喝太多啤酒。看着它们的时候,心里会很温暖,那些素不相识的网友,可以通过我的文章走到一起,重新审视 14 岁孩子眼中折射出的扭曲社会。他们的批评与建议像一剂强心剂猛烈地向我注射,好让我的发展逐渐走向正轨。他们的一番好意使我深受感动。

打开那个帖子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基本上属于比较快乐。

上面嚣张的话语在动荡的气候里化成瘟疫让我生病。

朋友在电话那头不住地教唆我骂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她了解我有这个能力,有这种胆量,更有发泄的欲望。

我却出乎意料地笑了笑,摆了摆手,让他们说去吧。

用语言纠正语言犯下的错误的确太过麻烦。我想我应该满足了,有人公开挑衅起码证明他们还记得世界有我这么一个女孩,还值得他

们花时间谩骂。当没有人记得你是谁的时候，才是莫大的讽刺。我很庆幸在 14 岁就明白了这一点。

我曾有过许多朋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之所以用“曾经”，证明他们现在离我或我离他们而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永垂不朽的，友情亦是如此。人和人之间做不到真正的亲密无间，每个人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孤独里，无一例外。不给对方增添麻烦，成为负担，才不致于被对方所厌烦。每个人生命结束时都会带走一两个真正的秘密，不多，却不曾与人分享，否则就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密。原谅我无法告知我的秘密，我想保守它们直到死亡。

捍乐说，两个人要是太熟了，熟到不好意思再玩儿，也就是该散的时候了。

蓝宇怔了一下说，我们还没有太熟吧。

于是我拼命地让彼此保持莫大的距离，就算从来没有开始过，也不愿有一天落下个散场的尴尬。

一年前，我曾怀着崇敬的心情在网上跟年长我五六岁的写手谈文学，毕恭毕敬地等待他们的点拨。

一年后，和我年龄相仿或者年长于我的人，怀着崇敬的心情跟我谈文学，毕恭毕敬地等我点拨，千方百计地想知道我的故事，无数次告诉我，他们也曾不止一次幻想过自杀。

我说我是个平凡的女孩，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我现在已经很少幻想自杀了，小说里的主人公会代替我揭露这个欲望大于希望的社会，往往死亡是他们最后一件也是最无奈的一件法宝。

即使有一天我的文字死了，我也会快乐地活着。

现在，希望我的朋友、亲人都快乐，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14 岁开始苍老

有人写书说 17 岁开始苍老。

